

迟桂流韵晚香来

□ 合肥 木槿花开

早在夏末秋初，就盼着桂花开了。盼啊，盼啊。不知道是哪一天，在打开窗户的一刹那，我闻到了空气中一丝淡淡的幽幽的馨香——只有桂花才有的特殊的芬芳。伸头看看，四处张望，那几棵桂花树好像没有什么动静，厚厚墨绿的叶片下看不到桂花的身影。难道是盼花心切产生的错觉？不对，就是桂花的香！哪怕是淡淡的、缥缈的、似有若无不经意间划过的，我也能闻出是桂花的香。

在某个枝头的暗处，三三两两的几小朵，把芳香送出，把信息传递，桂花真的开了。香氛一天比一天浓郁，花儿一天比一天张扬，再也不是躲在暗处的那几小朵了。我铆足了劲，准备好好享受这秋日的盛宴。小区里那几棵桂花树是老朋友了。对她们，我是抱着很大祈盼的。往年那个开得热烈啊。可是，今年开也是在开花，飘香也是在飘香，却有些心不在焉不在状态的模样。难道是遇到了小年？若有所失，也生出了淡淡的惆怅。时常回想着去年或者是前年我站在桂花树下仰望那一树浓稠沉甸，吮吮那一树馥郁芬芳的情景。

从中秋开始到现在，我的魂儿都和桂花相连。每天在寻寻觅觅中回味那曾经的盛景。几乎一个月过去了，重阳节已过，天气渐冷。桂花的香氛也渐行渐远，今年恐怕是不能如愿了。失落的情绪挥之不去，那就等待来年吧。我自己安慰自己。前几日出外，阵阵浓郁的桂香猛烈袭来，有些迷惑。来到一棵熟悉的

桂花树下仰头观看，哇，一树的桂花正热烈绽放。一串串的花儿正当时，饱满的小花粒儿，个个都是小美人儿。香味就是从这里散发出来的。

继续往前走，看到那棵大路边的丹桂，橘红色的花儿嘟嘟噜噜挂满枝头，也以无比昂扬的姿态尽情绽放。这棵丹桂是我秋的牵挂，许多美好记忆都与她有关。几乎每年都会在她身边踟蹰流连，低头观赏一地的红花毯，昂头仰望枝头的俏花瓣。那一树的红艳，是秋天里最鼓舞人心的乐章。再往前走，来到了小湖边。好像是约定好了似的，湖边的几棵桂花树也是花开正盛，芳香四溢，浓得都有些化不开了。细细观赏，那一粒一粒的小桂花就是一粒一粒的小金豆豆，或全开或半开或即将开，都处在生命的最佳状态。

转眼霜降来临，这可是秋天的最后一个节气了。照例是应该悲秋的，可是我觉得今年应该欢秋。这不，近几日走在小区里，但凡有桂花树的地方，一树一树的丹桂、金桂和银桂全都在怒放。绿树浑厚风华、浓情蜜意。那香味仿佛要深入到你的骨髓里，游走在你的血管中，再从鼻腔到舌尖，流韵着由内而外的蜜



甜香。

大自然变幻莫测。早开的桂花不负时令，如约而至，像一个守时的友好，给人舒适、愉悦和欢快。迟开的桂花在长久的准备后，以愈益丰满圆润的姿态在晚秋中绽放，带给人的意外惊喜更意味深长。我们自己的一生，无论是少年得志，还是中年困顿，都不能停下前进的脚步。尤其是到了人生秋季的时候，更要有所坚持——坚持你年轻时的理想、坚持你的所爱、坚持你的奋斗目标、坚持着你的坚持。上苍是不会亏待你的。就如这晚开的桂花，或许是遭遇了不适宜的气候而不能如期绽放。可她坚持绽放的信念，终于等来了晚香流韵。

紫蓬山寻秋

□ 江苏 唐红生

秋天总想登高望远，一群兴趣相投人，披着晨光，奔赴近300公里外的紫蓬山。日头渐高，金黄的稻田愈加灿烂，在田野中肆意铺陈开来，点染了五彩斑斓的秋。紫蓬山位于合肥市肥西境内。横跨鄂豫皖三省，巍峨绵延数千公里的大别山，到了此处抛下一条彩带，成就了不到190米高的紫蓬山。此山又称李陵山，三国魏将李典当年镇守庐州，建庙于山巅，以祀其七世之祖李陵，因此而得名。

站在偌大的广场，呼吸着山野清新空气，嗅着缕缕桂香，让人格外舒畅。节节台阶上方是气势恢弘的山门，宫殿式建筑，散发唐风古韵。正中有一匾额，上书“紫蓬山”，遒劲有力。近观，中间有副楹联：“紫气东来丛林千古毓锦绣，蓬山西去大众十方仰福缘”。将山名“紫蓬”巧妙地嵌在上下联首字。据民间传说，紫蓬山之名是取和尚紫色袈裟及蓬莱仙岛的首字而得名，寓意“迎紫气，赴蓬莱”。门旁一石上正刻有赵朴初题写的“紫气东来”朱红大字，突然间，似有祥瑞之气从山门中徐徐飘来。入山门，不乘电瓶车，不走上山公路，而是行走于林间步道。松风阵阵，松针飘零，叶铺小径，踏在青石板上沙沙作响。季节正打理这片山林，删繁就简，用彩笔刷刷地涂抹。一簇簇火棘，小小的红果聚集一起，通身如火一般燃烧。一树树叶黄映入帘，甚是惊艳，丝毫不逊于春花烂漫。

坡度在斑驳的阳光中缓慢上升，步道与公路几乎平行，不时地能见到立于路边的人物塑像。徜徉山间，领略名人轶事，品读厚重文化，触发思古幽情，也是一件乐事。鸿门宴中的樊哙、三国大将李典安眠于此，吴中周郎年少时在此攻读诗文，许多重要的淮军将领，如台湾第一任巡抚刘铭传，湖南提督周盛波、周盛传兄弟，两广总督张树声的桑梓就在山脚。愈向上愈感幽深。松竹林间，立着一株株几十米高的大树，冠如巨伞，浓郁蔽日，看树上的标牌方知是麻栎，树龄在200年上下。站在古树群下，不想说话，周身的自然性慢慢醒来，仿佛与树同呼吸、融一体。这树别称橡树，一提起橡树，自然想起诗人舒婷的《致橡树》：“我如果爱你——绝不学攀缘的凌霄花，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……”正当我默念时，一粒橡子从石阶上“梆梆梆……”地滚落在脚下，如木鱼的敲击声。猛一抬头，飞檐翘角正掩映在参天古树中。

有道是“天下名山僧占多”，这“庐阳第一名山”当然也少不了寺庙。西庐寺始建于东汉末年，唐代改建为“西庐禅寺”。沿着台阶直上，殿宇楼堂气势非凡，丹墀重檐，琉璃彩绘，宝塔矗立，无不沾染汉唐紫气。游客不多，寺庙安静，香烟缭绕，静穆空寂。一棵500多年的银杏树，满地落叶金黄，剩下的稀疏叶子再也掩不住枝枝桠桠，那老态龙钟状更显古朴沧桑。触摸古树，似乎在秋日里才能感受空气中弥漫着丝丝禅意。“山僧不解数甲子，一叶落知天下秋。”数百年来，许是僧人见到此时的树，才知又是一年秋来到。站在寺院高台上眺望，苍山茫茫，重峦叠嶂，不禁想起清人李恩爱诗云：“前峰接后峰，一重复两重。云容含骤雨，秋意绘疏钟。怪石解扶客，好山纯是松。余行苦踟蹰，安得一携筇。”

下山赏过“佛园”，路经一片紫薇园。叶已泛黄，花落成果，又是一番景致。拐向仙人湖，清澈的湖水倒映着四周的山色，也把山顶的宝塔揽入怀中。蒹葭苍苍，白鹭翻飞，野鸭戏水，水波不兴，构成一幅柔美的画卷。仰望天空，白云悠悠，心如湖水般澄澈。眼前巨石上刻有“归老林下”四字，正有此想。秋风徐来，秋阳正艳，秋光甚好。苹果乐园、笑翻天乐园、勇者乐园等游乐园，大人、孩子们玩得不亦乐乎。“我言秋日胜春朝”，此时此景，不似春天，胜似春天。

咀嚼秋韵

□ 山东 左妍

我喜欢秋天——喜欢它秋水长天的静寂；喜欢它秋林萧萧的疏旷；喜欢它秋雨飘潇的凄清……

古人说“秋水长天”，该是说它的色，清冷的，疏离却不凛冽，壮阔而静寂。秋天的水，低沉了。沉淀成凝碧的亮蓝，一泓泓，一潭潭，散泊在萧萧的山林草木间。微微地皱着几道波浪，清透的，仿佛一粒粒无尘的仙子的眸。秋色连波，波上寒烟翠。这时候，最好有白发钓叟斜戴笠，垂杆独钓于柳影下，才够诗意。还需有飞白的芦花，半塘残荷，一叶小舟。满目萧索，野无人迹，而主人却兴味正浓。一壶酒，一竿身，世上如依有几人？清雅又孤独。

秋天的天空，涨离了大地，涨成无垠的淡蓝，高远无法触及的蓝，像拉开的幕，像张开的帆，仿佛要脱离了人间去。那天际是一尘不染的澄澈，遥浮着白白的云朵，美得像一个不真实的意念。这样的长空下，最适合躺在黄草的山冈上看那天那云。看那闲缓的一朵两朵，悠然地飘过，来去自如，变幻万状；或成片地流淌过，又渐渐地消散成不可捕捉的如烟的丝絮。天和地之间亦是无比纯净的，只有几只飞鸟或过雁，掷下几行唧唧的鸣声。不一会儿，就由齐整的雁阵变成了模糊的雁点。闭上眼，深深地吸几口清凉的空气，带着秋草的甜香。就在眼睑将合未合的朦胧间，便情不自禁地坠入了遐想：让自己幻化成一只鸟一片云，飞出红尘的拘禁和扰攘；或被某种力量飞速地旋出天地，刹那间感受到宇宙的黑暗和混沌以及星河的光，倏然回落时，已抛尽一切俗世念想。

最斑斓的是秋林，火红的，金黄的，暗紫的……丰富多彩的色调毫无章法地被糅杂掺合，调配成缤纷炫目的大画盘。如金，如锡，如铜。一条条，一带带，一层层地蔓延开去，烫过每一个沟沟坡坡，镀上每一座山腰和

峰顶，使那些原本温润的山影变得清瘦、硬朗、挺拔。松柏深碧，梧桐浅黄，枫树火红。苍寒的秋风一过，黄褐色的青白杨随着秋曲瑟瑟作响。秋阳杲杲下，带着无际的疏旷与寥阔，气象古气又磅礴。

最凄清的莫过于下起阵阵秋雨，缠绵的，飘潇的，令人无限惆怅。秋天的雨是线，是丝，是滴，是迟钝的。不疏不密，不轻不重，却是极冰冷的，打在身上寒渗渗的，侵着透骨的凉意。秋天的雨亦是粘稠的，一条条石板路总是湿漉漉，油亮亮的，走上去溜溜地滑。秋雨，淅淅沥沥地下，数日不停息，雨丝穿透秋林原野，远山，房舍，草径，石桥，连同人家的炊烟通通都被打湿。此时，在夜雨秋窗下读一本书，品一杯茶，听挂在瓦椽上的雨滴，一声声，一滴滴，打在檐下的芭蕉叶上。如诉；如泣；如夜深人静时候的更漏；如远处山寺里幽咽的木鱼，带着禅意的凄清。能抚平心底一切的意绪和不平，能洗涤灵魂，能让心一寸寸地沉下来，暖下来，归于空灵，归于纯粹。

年少的时候喜欢春天，喜欢烟花三月的韶华盛极，随着年龄的增长却渐渐地愈加喜欢秋天——喜欢芦花柳影、红叶秋云；喜欢凉雾残荷、明月秋虫；喜欢秋天的意境，神韵和气度。秋最闲美的是它的气度，风和物都是那么的闲美，那种波澜不惊的闲美，秋天的闲是云淡风轻的，是洒脱飘逸的；秋天的美是沉稳炼达的，是厚重温和的，是尘埃落定的平静。“人生世上如岁月之有四时”，秋是人之中年，历经了岁月的风霜和磨砺，抛开了年少时的轻狂和张扬，变得沉稳睿智，圆融通透。经过秋天的人生，饱满而不虚空，古健而不枯槁。只有走过了秋天的人，才具有“宠辱不惊，闲看庭前花开花落；去留无意，漫随天外云卷云舒”的闲美气度。